

王文水：8粒西洋参种子带出百亿产业

□ 本报记者 陶相银
本报通讯员 王海政 张小寒

截至2019年底，威海市文登区的西洋参种植面积达5.4万余亩，年出圃面积约1.5万亩，年产量鲜参7500余吨，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60%以上。同年，文登西洋参的品牌价值达到116.43亿元。西洋参百亿产业大厦的缔造，离不开王文水。1981年，王文水和岳父王继振令8粒西洋参种子萌芽，西洋参在文登从无到有；此后三十多年里，没多少文化更没有实验室和科研设备的王文水凭着韧劲攻坚克难，掌握了西洋参种植、烘干、加工等技术，又毫无保留传授技术给别人，带领农民种参致富。

翁婿俩艰难攻关

西洋参从山林“搬”进农田

63岁的王文水是威海市文登区张家产镇口子李村的村党支部书记、村委会主任。如今，口子李村只剩46户，在村里居住的更是只有二十几位老年人。“村民都有钱了，都去城里买房了。”王文水说，“我没法走，我这辈子离不开地，离不开西洋参。”

口子李村与西洋参的渊源始自1981年。上世纪60年代起，口子李村就种植中草药。1978年，生产队大队长王继振还到吉林农业大学学习过，并带回些人参种子试种。正是因为长期种植中药材并有种植人参的经验，一个机遇如水到渠成般降临到口子李村。

1981年4月，省药材公司拨给了口子李村11粒西洋参种子。此时，王文水已成为王继振的女婿。

“那天是4月20日，送种子的人叫曲超日，他从烟台坐车到文登，又搭车到了张家产镇，一路走到了口子李村来找我老丈人。”时隔39年，王文水依旧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，“曲超日就跟揣着宝贝似的，很小心地从怀里摸出一个小玻璃瓶，瓶子里有11粒种子。”曲超日告诉他，这是西洋参种子，非常名贵，看看能否试种成功。

翁婿俩在人参池的地头种下了这11粒种子。之后11月份，11粒种子成活了8粒。两年里，省药材公司又多次拨付种子，要求扩大试种面积。

1983年，农村推行包干到户，口子李村决定将山上集体田里的西洋参苗分给村民种植。种西洋参投资大，周期长，前景不明朗，谁也不愿种。最终，村里的六名党员接了手，其中包括王继振和王文水。王文水说，他当时也很担心，“从种到收得4年，每年都得往里投钱，种不活怎么办？种活了卖不出去怎么办？”

山上土地有限，不能大面积种植，王继振对王文水说：“必须把它‘搬’到农田里去”。1984年，翁婿俩又到吉林农业大学“取经”，“他们在农田试种了两年，都失败了。”



参农王文水

□ 本报记者 陶相银
报道

头发接近全白，身形略显佝偻，衣服和鞋上都沾有土。63岁的王文水与普通农村老汉没什么区别。而经过39年的钻研，这个没多少文化的农民不仅掌握了西洋参的种植、加工技术，还把技术无私传授，带出了一个百亿产业。因为王文水在参田里查看西洋参。

手把手传授技术

缔造“土里刨钱”的神话

一个教授说“人参和西洋参都得在山林里种，在农田不可能成功”。

翁婿俩都有不服输的倔劲儿。为了摸清种子发芽的适宜温度，两人没少遭罪，“大冬天的，老丈人把种子扣在几个碗里，天天蹲院子里盯着看。”王文水也是如此，每天晚上要到参田里测地温，每两小时一次，曾经“连续一个多月没脱衣服睡个囫圇觉”。

西洋参对土壤内微量元素含量要求高，普通农田无法生长。王文水从不同地点取回了9种土样，在家里用花盆试种，经过对比，筛选出酸碱度、氮磷钾含量最适中的改良土样。之后，王文水便去山上刨出深层的山林土，用独轮车一车车推到试验田。可到了出苗的季节，却因铺下的山林土太薄，一部分种子还是没有成活。为此，他只能没日没夜地重新刨土、压地，“有时趁着月光干到半夜。”

1986年，农田种植西洋参终于成功！也是在这一年，口子李村的第一茬西洋参收获。尽管产量不高，但收益可观，王文水的半亩西洋参卖了5600多元。

种一亩西洋参一年就能成为“万元户”！种参去！口子李村的部分村民眼热了。王继振和王文水勾出来一些种子和参苗给了抱着热切希望的村民们，手把手地教他们种植。

1986年冬天，村民顾淑华从王文水那里赊了种子，种了半亩西洋参。“咱啥都不会，施多少肥？打多少药？都得一遍遍去问。赶上参生病，薅把叶子就去他家。”顾淑华说，“村里种参的，都是他手把手地教。”

1990年，顾淑华的半亩参卖了3.5万元。“数钱的那个感觉啊，真好。”顾淑华至今记得那种暴富的感觉，“有钱就有底气了，买了当年最时髦的海尔冰箱，花三千多块钱买了台日本进口的24英寸大彩电，还花九千多块钱买了辆摩托车。”

如今，已经63岁的顾淑华种着五十多亩西洋参，2010年，顾淑华就给儿子在文登买了楼房，

“115平方米，带车库，花了49万元，我一把握的。”

王文水出了名，家里从早到晚就没断过“取经人”，几十里外慕名而来的也不在少数。王文水也出了力，凡是来请教的，他都把人家带到参棚里，不厌其烦地讲解、示范。王文水更是出了“血”，西洋参的种子金贵，一小捧就值一两千元，而当时农民都不富裕，他几乎都是赊账，遇到贫困户就白送。

短短几年，张家产镇及周边乡镇的种参面积猛涨至5000多亩。“行情好的时候，一斤参卖120块钱，一平方米的地就能产三斤参。”王文水说，“钱就像地里刨出来的。”

1994年，王文水到外地考察市场时，发现市场上售卖的都是干参，按照鲜参加工成干参的比例折算，利润涨了好几倍，“原以为已经挣到钱了，这才发现农民还是挣个辛苦钱，大钱都让人家挣走了。”

从此，王文水不再只卖鲜参，把生意拓展到加工和销售领域。烘干西洋参是个技术活。王文水拿出了当年试种西洋参的劲头，自己攻关。最终完全掌握了整套的制作工艺。王文水

照样把烘干技术无偿传授，短短几年间，大大小小的西洋参烘干厂四处都是。

从2003年起，文登区就建立产业引领机制，推进西洋参标准化生产。2015年，文登西洋参成功注册为中国地理标志证明商标。2017年，中国（文登）西洋参交易中心投运，构建起集现货交易、电商及中远期交易于一体的市场体系。

文登西洋参产业布局和政策引导支持日益清晰，给王文水吃下了“定心丸”。近几年，王文水的路子再次拓宽，除了种参、烘干参，他还自创了“御龙旗”品牌，成立了山东文登继振西洋参产业有限公司，“公司正在装修，估计下半年就能生产了，有了这个公司，我就能生产西洋参的饮片、胶囊、干粉等一系列新产品。”

三代人薪火相传

只为那割舍不断的“参情”

在王文水眼中，王继振不仅是长辈，还是榜样。王继振是村里的技术员，一手张罗起了口子李村的中草药种植，尤其是在农田种植西洋参成功后，被媒体誉为“中国西洋参之父”。

2005年，76岁的王继振去世。王文水愈发地痴迷研究西洋参种植技术，“老丈人走了，这条路得由我继续走下去。”在西洋参种植过程中，由于土壤里病原菌含量大、植物自毒物质日渐积累，土壤难以循环利用，至少有15年不能重茬栽种。这时，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政策的推行让王文水看到了机遇，他带领参农们走出口子李村，到更远的地方包地种参。目前，仅王文水就在荣成、乳山等地发展了1000亩的西洋参园。

其实，王文水不是没考虑“接班人”的问题。王文水有两个女儿。在孩子小的时候，即便是种参能挣大钱，王文水也没有想过让两个孩子“接班”，“当农民苦，种参再挣钱也是农民，还是让孩子到城里生活比较好。”王文水把两个女儿都供上了大学，大女儿王晖学医，研究生毕业后成了文登整骨医院的一名医生；小女儿王琳学室内设计专业，毕业后在文登区博物馆当讲解员。

随着产业越来越大，前景越来越好，王文水终于觉得农民不再是低等身份了，“时代变了，农民的日子也可以比城里人过得好。”2015年，王琳辞了职，开起了西洋参专卖店，并在网上开起了网店，正式成为第三代西洋参人，王琳的丈夫蒋胜也成为参农，现在作为山东文登继振西洋参产业有限公司经理，打理着公司业务。

王琳说，父亲的优势是种参，但不懂得营销，而她作为与互联网一起成长的第三代西洋参人更懂开发市场，“西洋参上了网，不仅增加了销售渠道，也提高了知名度，会带来更多的利润。”

王琳说：“姥爷让西洋参在中国从无到有，爸爸让西洋参产业在文登从小到大，我只能更努力，把参业做得更好。”

庞学冬：“小草”的心思

□ 朱殿村

庞学冬生活得越来越艰难了。

4月6日，笔者在乐陵市丁坞镇前何庙村庞学冬家见到他，瘦得像根竹竿似的他躺在炕上，四肢只有右胳膊勉强能够弯曲到90度，右手只有拇指、食指勉强能够活动。日日夜夜，他只能直挺挺地躺着，度过的分分秒秒都是在与命运抗争。

病残“小草”也有春色

“没有花香，没有树高，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。从不寂寞，从不烦恼，你看我的伙伴遍及天涯海角。春风啊春风你把我吹绿，阳光啊阳光你把我照耀，河流啊山川你哺育了我，大地啊母亲把我紧紧拥抱。”庞学冬7岁那年，唱着这首歌走进学校，他觉得自己就是一棵无忧无虑、茁壮成长的幸福小草。学冬俊秀聪明，学习成绩是班里的“尖子”。然而，二年级时，庞学冬这棵快活的“小草”遭霜打了。那天放学回到家里，他对母亲说：“娘，我膝盖疼。”

母亲不在意：“你整天蹦蹦跳跳的，是磕着碰着了吧，过两天就好了。”

数日后，学冬的膝盖疼痛加重了，蔓延到手指、脚腕和许多骨关节，疼得他眼泪汪汪。父母慌神了，背着他赶到德州市人民医院检查，医生诊断为风湿性关节炎。庞学冬吃了一段时间的药，当时症状消失了。此后不时反复，父母带他不断地穿行在乐陵、德州、济南、天津等地医院，吃药、住院、出院、再住院、再出院；休学、复学、再休学、再复学。2004年秋天，15岁的庞学冬复学入读初中三年级不到半年，病魔逼迫他最后一次走出校门。第二年冬，他的病确诊：强直性脊柱炎。

庞学冬本来是个有“想法”的孩子，他也想考大学，也想将来有一份不错的工作，也想尽心尽力孝敬父母，也想力所能及的给国家出一分力。所以，每次去医院看病，住院都充满着希望，但每次出院和治疗结果又都是无奈和失望。甚至一次次是对他向前的打击，对心灵的磨难。疾病在一点一滴地吞噬他的意志，吞噬他的向往。眼前残酷的现实，把他的所有愿望打落在地。庞学冬无数次地想，眼下我脚迈不动步，手拿不住东西，上学，上不了，干活，做不了，快要成了个废人，我还能干什么？他每天服药、看电视打发时间。

2010年二三月的一天，邻居王怀良前来串门，他平日在邻近的苑小张村一家木制加工厂

做工，今天是揣着个“事儿”而来。他对庞学冬说：“兄弟，我打工的村里有个青年叫梁洪涛，他干着活儿编故事，听说发表了很多，出了名，还能挣不少稿费呢。我看你挺灵透的，你得了这个病也干不了别的，你越闷着，心里光想着病，越难受。不如也学着编故事，你寻思寻思吧。等你写出名堂，请你老哥喝杯茶。”

母亲在一旁听了，鼓励儿子说：“你写的作文，老师不是常常念给同学们听吗？编故事兴许行。”

俗话说人活一世，草木一秋，我来到这个世上，爹娘抚养我这么大，我不能因为有病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啃父母，吃父母。即便是一棵病残的小草，我也应当给世界留下那一抹春色。十多天后，他对母亲说：“娘，我试试。”

那天，父母托与梁洪涛同村的表哥王新民把梁洪涛请到家里，梁洪涛给他带来十余本发表有自己作品的故事杂志，他看过学冬上学时的作文，说：“你有想象力，文字表达也不错，你写吧。”梁洪涛此时看不出庞学冬在写作的路上能走多远，他说：“写作，起码是一种释放的过程，能让人暂时忘记痛苦，心生豁达。”

翅膀折了，心在飞翔

2019年1月8日，“2018年度中国好故事成果发布典礼”在上海金山区枫泾镇举行，庞学冬荣获本年度好故事作者。

起初，庞学冬三个月写了20多篇故事，投寄给《读者》《故事世界》《民间故事》等刊物，他盼哪盼哪，等来的都是“泥牛入海”。那些日子里，庞学冬常常看着父母从牙缝里省钱给他买的笔记本电脑发呆，他甚至怀疑自己不是写故事的那块“材料”。心里在想，我肉体的“翅膀”折了，难道我思想的“翅膀”也飞不起来？

苦闷中，他听歌曲《飞得更高》：“生命就像一条大河，时而宁静时而疯狂，现实就像一把枷锁，把我捆住无法挣脱，这谜一样的生活锋利如刀，一次次将我重伤，我知道我要的那种幸福，就在那片更高的天空。我要飞得更高，飞得更高……”他在寻找怎样才能心生呼啸，让翅膀卷起风暴，怎样剪碎笼罩在心头的罗网，飞上蓝天，让生命绽放灿烂。

苦闷中，他把所写的故事发给梁洪涛，向他请教。梁洪涛告诉他，故事创作就是写日常生活中的事儿，选取内容要扬善惩恶，扶正祛邪越是使人爱看，越是好故事。



庞学冬还能坐的时候，仰靠在椅子上艰难地打字，而现在，他已坐不住了，只能躺着度过分分秒秒。

庞学冬依照做了。2010年11月的一天，庞学冬从网上看到，他写的故事《说不出的良心债》登上《民间文学》第11期目录，禁不住呼喊：“娘，快来看，我写的故事刊登了。”正在做活的母亲快步走过来，俯身瞅着电脑屏，找到了儿子的名字，欢喜地说：“好啊，好啊，俺儿也能编故事了。快点写吧，挣了稿费攒着给你治病。”

接下来的一年里，庞学冬在《新故事》《民间文学》《民间传奇故事》《新智慧故事版》等刊物接连发表了10多篇故事。

庞学冬是以生命做笔，以病痛做墨写这些故事。在他创作故事前，他的病情日益加重，四肢骨节渐渐强直，身子弯不下腰，腿不打弯，脚迈不开步，脖子转不动。起初，他还能坐在椅子上看电脑，腿挺直着，坐在椅子上，身子往后仰着，不一会身子就往下溜。母亲给他脚下横上一条板凳踩着，还是往下溜，又给他脚前垫上一根棍子，棍子顶在炕沿上使之固定。庞学冬强直的身子死死倚靠在椅子背上，后背磨出血，渗出细密的血珠，洒红了汗衫背

在背上，椅子背上的油漆也磨光了。母亲心疼得偷偷掉泪，赶紧做了棉褥子垫在他屁股下，在椅子背上绑上毛巾，再搭上一个背垫。由脊柱炎引起的虹膜炎从13岁时就模糊了庞学冬的双眼，他便将电脑屏上的字体放大。

生活真是难熬啊！从2017年，病魔剥夺了庞学冬坐着的权力，他除了右胳膊能弯曲到90度、右手拇指和食指能弯曲，肢体其他部位都强直不能活动了。他要用创作转移对疼痛的注意力，他侧身躺在炕上，让母亲把电脑放在眼前固定好，用仅能活动的右手的两个手指，拿着一根筷子戳键盘上的字符，一篇几千字的故事，就这样一下一下“戳”出来。一年后，食指也打弯不灵了，他只得在手机上用大拇指“点”字。这是多么令人难以想象的创作啊！

10年里，庞学冬在多个故事杂志上发表了200多篇故事，总计100多万字。他在百度百家号、今日头条、腾讯企鹅号、一点资讯等网站发表600多篇、60多万字故事、文章，仅2017年至2018年两年间，点击量5000多万人次。他写

的《一流人物范仲淹》《戏里戏外》《致命情报》等多篇故事，分别获得“范仲淹故事”征文、“中国故事节巴城昆曲故事会”征文好故事奖。

爱是生命的乳汁

庞学冬获奖，是父亲庞景奎替他领奖。站在领奖台上，头发斑白的庞景奎说起儿子时，哽咽了。

庞景奎夫妻两儿一女，庞学冬最小。自从庞学冬患上此病，夫妻俩操碎了心，这些年不停地抱着、领着、搀着、架着、用车拉着儿子四处求医，每次都是症状减轻了，钱花光了，不得不回到家里服药维持。他们多么想让儿子在医院住下去，直到治愈。可是，没钱哪！学冬住一次院，他们需要攒两三年的钱来补窟窿。实在没办法，就四处打听偏方、验方，做爹娘的只有一个意愿，只要能治好儿子的病，再苦再难都认了。

庞学冬在家出进扶着母亲的肩膀走，母亲架着他走，拄着双拐走，自2010年后，他拄双拐也走不动了。每天，母亲背着、抱着他上厕所，给他穿衣、脱衣、洗手、洗脸、洗脚、理发、喂饭。最要命的是，他全身不动弹不疼，只要一动弹就钻心地疼，疼得他的腿痉挛、颤抖不止，他忍受不住了，哭。母亲就陪着他哭。

一天、一月、一年，从他不能生活自理，母亲陪伴他在一个炕上睡到如今。王俊华说：“伺候孩子，辛苦一闲下来，眼皮就打架。”

父亲是山，母亲是海。母亲虽然出生在农民家庭，但从小受到传统美德的熏陶，脑子里装进了许多故事。母亲给学冬讲包公断案夜审乌盆的故事，他受到启发，创作了内容全新的《鬼盅》；母亲给他讲当地传说剃头匠给鬼剃头的故事，他创作了《午夜理发正当时》；母亲赶集回来，说起在集上遇到小偷，没有偷走钱，只偷去了她赶集所买物品的记事纸条，他由此创作了《包里真没钱》；母亲的一句“清明吃苦菜对眼睛好”，他创作了《清明时节吃苦菜》……

2017年11月，庞学冬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就医，做膝、胯关节置换手术未能如愿，病魔无情地把他逼到了墙角，就此认输、绝望了吗？

庞学冬心气悲壮，他说：“进行故事创作，使我找到了生活的方向，保有了尊严，成千上万读者从我写的故事中受益，我的生命有了它应有的价值，我绝不能向病魔低头，即便无法增加生命的长度，我就努力增加生命的宽度和厚度。”

□ 张晓航 报道